

# 姜昆与我巧遇变性人

吴 钢

## 京白中带南味的新加坡华语

新加坡是一个小巧玲珑、精雕细琢的花园国家。国土和人口都不及我国的一个中等城市。这里百分之七十五是华人，其余是马来人和印度人。1986年，我作为中国艺术家小组成员访问新加坡时，仿佛是到另一个华人社会来做客。我们出访的时候正碰上这里正在掀起推广华语运动。

既然新加坡的华人占绝大多数，为什么还要推广华语呢？新加坡是东南亚重要港口，由于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也由于我们国家连年运动而闭关锁国，使新加坡的英语教育日益兴盛，几乎要挤掉华语学校了。懂中文、会华语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而“香蕉人”（皮肤虽是黄色，却全盘接受西方白色文化）越来越多。近几年，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这个号称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国家又惊又喜。惊的是中国地大物博，有无穷的廉价劳动力，对新加坡的经济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喜的是新加坡作为与中国同文、同种、同语言的唯一的国家，对华贸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新加坡政府掀起了推广华语运动，号召青年人学华语、学汉字。商店、路边到处张贴着“我会讲华语”的横标，欢迎人们用华语交谈。

新加坡的华人社会构成又很复杂，以福建、广东人居多，虽说都是华语，却又五花八门，各不相通，所以，新加坡政府推广的是以普通话为基准的华语。而且新加坡的中文，是使用我国颁布的简化字，因此从语言、文字来说，新加坡比香港、澳门、台湾更容易使人亲近。听新加坡人讲普通话，就象是听三十年代中国电影中的对白，软语轻声，京白中带点南味。

新加坡政府发现，观、演话剧是推广华语最亲切而有效的方法，而相声又是推广华语最亲切、最受欢迎的方法。所以一些业余的、半业余的话剧团体（新加坡尚没有一个专业话剧团）十分活跃，而话剧演员又多从事相声演出。新加坡有全国相声比赛，还有全国中学生相声比赛。

## 演戏的蓝钦然先生和他的大福当

说到新加坡的相声，不能不说到新加坡一位兼演相声、话剧、电视的演员蓝钦然先生。蓝先生35岁，讲一口标准普通话。他在“文革”中到过中国，还把“文革”中的一套照搬到新加坡，搞游行示威，遭到政府的警告。现在他演话剧，说相声，编相声，是戏剧圈里的活跃人物。在访问新加坡的艺术家小组中，我与姜昆最年轻，又有共同的专业爱好，自然也就和年龄相仿的小蓝成了朋友。小蓝祖上传下一份家业，是一家典型的中国式的当铺，名叫大福当，在新加坡也是老字号了。

据说世界各地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当铺。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百业不兴的年代，当铺业却能独撑危局，应时而发达。大福当从建筑风格和内部装修上看，都保持了中国的传统风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典押品都是贵重的金银首饰、名牌表笔、钻石珠宝等物。价值低廉的物品一律不收。当铺的柜台上都装有铁栅栏，顶棚也是铁栅栏，老板可以从二楼望到下面的店堂，以便随时了解经营状况和安全情况。据说前些时候有家当铺遭到歹徒抢劫，店员并不舍命相拼，只是虚张声势，呐喊报警，因为当铺都有巨额保险，反正事后有保险公司来赔偿损失。

## 千娇百媚的“人妖”使人大开眼界

我和姜昆正在后店与小蓝叙谈。见店堂走进一位盛装的印度妇女，生得浓丽丰满，千娇百媚。小蓝低声告诉我们说：“这是个老公、是太监、是……”说了半天我们才听明白，这就是所谓的“人妖”。

“人妖”是新加坡色情行业的一种典型现象，是男人或天生呈女相的男人用手术方法或服用药物改变自己的生理特征，把自己变成“女人”。这种手术和药物价格昂贵，甚至还要远涉重洋到国外去求助医界高手。经过改造的这些“男人”会有高耸的乳峰、修长的双腿和细腻的肌肤，再加上新潮发型和化妆品的映衬，比真正的女人还具性感。新加坡是

世界著名的自由港口，往来停靠的船只很多。因为船员多喜欢搞同性恋，所以为船员“服务”的“人妖”也就应运而生，过去一直生意极旺。近年由于爱滋病流行，全世界的色情行业都不景气，所以这位印度“人妖”到小蓝的大福当来典当也就不足为奇了。小蓝和他十分熟识，我们也凑和过去与之交谈。这位“人妖”性情十分和善。我们提出要给他（她）拍照，他（她）爽口答应，毫不推辞，熟练地摆好姿势让我们拍。要不是小蓝说破，我们怎么也不信他是“男”的，只是讲话时他的声音很粗，因为声带喉结至今还不能动手术。

在小蓝的当铺门前，我们又碰到一位“人妖”。他正一步三扭，招摇过市。我们提出给他拍照，他很高兴，甚至跑进厕所（不知他进的是男厕还是女厕）换了一条超短裙出来，摆出各种姿势让我们拍。新加坡路边的快速冲印店很多，一会儿照片就出来了，我们送他一张。他接过照片，一声“拜拜，”嫣然一笑，轻扭柳腰，飘然而去。

当铺大都设在都市中不大光彩的地方，顾客也是鱼龙混杂，各色人等俱全。小蓝的大福当后面就是红灯区。我和姜昆随小蓝出来，经过这条小巷时就闻到空气中的污浊气味。妓女们倚门卖俏，搔首弄姿，大概是爱滋病和性病泛滥，嫖客锐减，妓女们按捺不住，见有游人就急着往里拉客。“人妖”则是三五成群，或坦露上身，摆弄着硕大的乳房，或干脆赤身亮相，只把下体略加遮掩，显示迷人的身段。可叹小巷的尽头就是一幢新建的居民大楼，孩子们上学必经此处，也难免耳濡目染了。

### 贫民住的板屋

新加坡经济繁荣，住房、就业、社会福利都十

分优越。特别是华人，在各个领域出人头地者颇多。这里有一掷千金的高级华人俱乐部，有经营满汉全席的高档中国饭店，还有中国式的庙宇、园林和豪华的私人别墅。难怪新加坡一位贺先生说：“我当年在北平念书，然后出国谋生，漂泊半世，走遍欧美各国，最后才选定新加坡定居。这里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中国人在这里生活最合适了。”

多谢一位同行——新加坡的记者林小姐引路，我才有机会看到新加坡华人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这天，林小姐冒雨驱车，载我来到牛车水唐人街的一座木楼门前。沿着窄而陡的木楼走上去，是一间昏暗的板屋。板屋两侧象火车一样搭成上下两层，每层又用板子隔成几个单铺，每个铺上住着一位华裔老人。这些人无儿无女且又年老体衰，丧失生活能力，每月靠政府救济几十元新币（约合人民币100元）度过余生。每个铺位要花十元左右租金。他们决不能出外做工，哪怕是摆个烟摊或卖旧报纸，被政府发现就会取消救济金。这里与近在咫尺的高楼大厦、纸醉金迷的生活恍如隔世，既无卫生设备，又无冷气煤气。要靠拣来的木柴烧火做饭。据说前不久有一间板屋失火，几位老人被烧死。

在新加坡的一个多月访问，给我们留下了十分丰富的印象。我为海外华人能在异国他乡创造出一个如此美丽富饶的国家感到由衷的喜悦。虽然我作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看到了新加坡的另一面，但这丝毫不能减弱我对勤劳、纯朴的新加坡人民的钦佩心情。

（上接35页）

又是一个长长的几乎令她熬过去的长吻。

卫长河终于啾啾着，听不清说些什么，睡去了。

祁小白翻身，到了床的另一边。

完了。

她想。

卫长河根本不是她需要的男人。她甚至从来就没有真爱过他，和他结婚，她是瞎子摸象。

一行泪水滑出……

对不起了，长河。

她是不会让这种痛苦跟随她的，哪怕是暂时的跟随。

她也不会再去找侯祺了。

可是，她好难过。此刻，她是那么想侯祺。

题图 插图：王希平